

The entire cover is framed by a border of reddish-brown bricks, arranged in a staggered pattern. The background is a light cream color with a subtle texture.

独立

INDEPENDENT

林正 作品
Linshu Works



CFP 中国电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独立/林芑著.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4.6
ISBN 978-7-106-03930-1

I. ①独… II. ①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15149号

责任编辑: 贾 伟
封面设计: 三鼎甲
版式设计: 三鼎甲
责任校对: 周 骁
责任印制: 庞敬峰

独立

林芑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 邮编100029
电话: 64296664 (总编室) 64216278 (发行部)
64296742 (读者服务部) Email: cfpypg@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87 × 1092毫米 1/32
印张/7.75 字数/15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106-03930-1/I · 0934
定 价 28.00元

第一章

伙伴们背对着夕阳，在厂外的铁轨旁一边走一边聊着各自的作业有没有写完。走着走着，看到一个能够容下一辆小轿车的土坑，在这片草都不长的荒地上，不知何时出现的这个土坑，让大家兴奋了好一阵子，跳下去又爬上来，有意要在身上沾满泥土，沾满干净的泥土。伙伴们把在坑里逮到的螳螂绑在铁轨上，顺着铁轨望向远方，伴随着火车“呜呜”的汽笛声，有人喊道：“来了！来了！”，飞驰的车轮把那只可怜而又无知的小螳螂压成了贴在铁轨上的几根草，大家围观了一会儿，或许小螳螂的死少许释放了由于作业没有做完而带来的压力。

这是一个平常的星期日傍晚，但是没有比星期日的傍晚更加伤感的时段了，就像快乐的舞会结束后，孤独的走在回家的路上，那些热情、美丽和愉悦都已成为过去。不自觉地要把这种悲观情绪传递给了伙伴，看着他那略显失落的样子，有点自责于把这种小情绪拿来分享。

我的童年在 90 年代的工厂大院里度过，那是一家国营的面粉厂，占地面积很大，分厂区和职工宿舍区两部分，用一道大铁门隔开。厂区里有办公楼、幼儿园、篮球场和花园，花园里有个池塘，池塘中间有座漂亮的假山。池塘的水很深且有些浑浊，记忆里掉进池塘是会被淹死的。有一次沿着池塘的边沿走，走着走着走了神，在池塘边沿的拐弯处一脚踩进了水里，而后整个人失去平衡，扑进了池塘里。在水里向上看着晃晃悠悠的办公楼，仿佛掉进了另一个世界，没有恐惧也没有慌张，后来不记得是怎么被捞上来的。或许是由于这个池塘的原因，所以把这些都扩充进了厂区，孩子们常被拦在大铁门外。职工宿舍区里有三排破旧的平房和七栋白墙蓝顶的新住宅楼，还有一栋又臭又脏的单身宿舍楼，我的家就住在中间一排平房的中间一户。

转进平房的胡同，脚下踩的灰色石板发出“噎噎”的晃动声，石板下面是下水道，时不时会嗅到一阵酸腐的臭味，左侧是职工住的红砖砌成的破旧平房，右侧是小小的储藏室，但大多数人都把它用做厨房。每家门口都有一个巴掌大的排水口，废水、尿、屎什么的都往里面倒，而后顺着下水道流走。

邻居们热情地邀请我去他们家里玩，他们说这个孩子既干净又可爱且有礼貌。柔软顺直的黑发挡住了一字型的

眉毛和一半略有些招风的耳朵，细长而明亮的眼睛下面是一只小巧挺拔的鼻子，丰满圆润的小嘴配上精致嫩白的小脸，而随时带在脸上的害羞表情又多了一份教养，以至于许多人都以为这是个女孩，而且还有很多漂亮衣服，除非是被强迫，否则从不穿自己不喜欢的衣服，好像天生就对服装特别有见解，看到那些穿着丑陋笨拙的人时常会产生疑问——难道他们不觉得自己穿的衣服挺难看吗？

在快要上小学之前，父母带我搬到了这里住，在刚搬来的那段时间都是和女孩们玩，因为邻居都是些女孩。我们穿着父母的衣服玩过家家，念着口诀跳皮筋，互相数着比谁踢的毽子多，印象最深的是一起在门口的排水口上面拉屎，并且没有人介意。有天，四五个男孩打打闹闹的向我走来，带着疑惑的表情说：“你是男的吗？是男的就和我们一块玩。”而旁边的女孩则严肃地说：“别和他们玩，你看他们有多脏。”男孩们看我并没有要和他们玩的意思，说着：“他是女的。”而后勾肩搭背的走了，看到他们搭在一起的肩膀和混在一起的汗液，感觉确实挺脏。

邻居们的称赞声并不能使愉快的一天更加愉悦，或许是已经习以为常，或许是在等待坏事的来临。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奇怪的想法——每天都有好事和坏事，如果今天全是好事，那就要小心了，收获多少好事就要承受

多少坏事。一直被这个概念纠缠着，所以当有好事发生时并不会特别的开心，而当有坏事发生时却又有种格格不入的愉悦，或许这是对倒霉又敏感的孩子的诅咒。今天会得到怎样的坏事呢？没有比父母之间的争吵更加适合的了，小心翼翼地推开房门，探头探脑地望向屋内，希望地上没有破碎的杯子或盘子，出乎意料且让人高兴的是爸爸去值夜班了，没有比这更加完美的周末了。

爸爸是独子，在厂里做保安，是接替了我爷爷的位置，这在当时是份不错的工作。爸爸有着暴烈的脾气，不会与你讲道理，因为他从来不会承认自己有错，总能为自己奇怪的过失找到难以理解的理由。爸爸生气时只是为了发泄而发泄，骂人时常吼：妈了个比。我搞不懂这四个字有什么意思，以为这是来自野兽的嘶吼声或是魔鬼的惨叫声，而慢慢的，当愤怒的时候，内心也会出现这四个字，感觉没有比这四个不明意思的字更带有发泄感的了。此外爸爸还有轻微的强迫症，例如：每次关好门总是不放心，要么回头看了又看，要么回来再关一次，为此妈妈常和他吵架。

妈妈在棉纺厂上班，从家去单位要骑 30 分钟的自行车，而且上夜班要走黑路，路的两边没有路灯，需要爸爸接送，而妈妈实在受不了爸爸的缓慢，常常不等他就走了。

妈妈说自己第一眼就没看上这个男人，觉得他长得像外国人。枯黄卷曲的长发，惨白的皮肤，永远也睡不醒的一双小眼睛，过于高挺的大鼻子和没有血色的薄嘴唇，再加上棱角分明的小脸颊，像是一只怪物，若不是姥姥极力的撮合才不会和他过呢。而妈妈面容慈祥，留着一头让人夸赞的乌黑顺直长发，粗黑的眉毛时而又带点凶恶，一双又圆又大的眼睛，一只像是少了鼻梁骨的小鼻子，通红又丰满的嘴唇，圆润的脸型和黑黝的肤色，身材匀称健康。年轻时的妈妈总想着去厂里工作而没有选择考大学，刚工作那会儿老爷还生气地说：跟了共产党大半辈子，居然还没有你的工资高。

不久之后学校就开学了，面粉厂里的孩子们在区里最好的小学上学，那是所坐落在市中心的一所学校，地处商业区的中心位置，火车站就在不远处，周围环境嘈杂。学校是座白色建筑群，校门是一道单薄的银色自动伸缩门，没有拱顶，朝西正对着喧嚣的马路，马路两旁摆满了各种摊位，摊位兜售着贴纸和玩具等等一些让人流连忘返的小东西。校园周围用贴着绿色马赛克的水泥墙与外界隔开。进入校门，正面是一座5米高的白色大理石雕像，雕刻着一男一女两位学生，左手分别抱着一本书，右手举着火把。下面黑色大理石的石墩上刻着8个金色大字：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雕像左边是低矮的白色大礼堂，全校师生开会时就在大礼堂里进行；右边是漂亮的花园，而为了保护花园里的花草，学校规定学生不可以进入花园。雕像后面是条横向的走廊，走廊左右分别通往两座教学楼，略旧的白色教学楼在晴天看上去有点儿脏，而在阴天看上去却是这一片最干净的建筑。走廊后面是被教学楼环绕的喷泉水池，水池由几个圆形拼接而成，在夏天能够喷出清凉的水柱，在冬天则又被冻成结结实实的冰块，春天和秋天则显得死气沉沉，学校为了安全而禁止学生靠近水池。水池后面是座造型独特的白色艺术楼，外形模仿一艘帆船，但更像是一座外星飞行器。艺术楼后面是体育场，有煤渣跑道、长着杂草的足球场和 4 个篮球场，还有各式的双杠单杠等。

面粉厂距学校大约有十公里的路程，孩子们每天坐厂里公共汽车样式的校车走两个来回，每趟大约 20 分钟。开学后不久的一天早晨，我坐校车去学校，在校车上睡着了，据说怎么叫也没叫醒，而后又坐着校车返回到了厂里。醒来后被司机看到并把我放下车，而我却怎么也不敢回家，就在厂里瞎转悠，结果被其他孩子的家长看到并送回了家，我准备着接受父母的批评，他俩只是大笑了一阵。还有一次我在看学校门口摊位上卖的《宇宙骑士》粘贴画，看得入了迷，眼看着远处的校车开走，期间车上的同学看

到我，向我招着手，校车也停了下来，可我并没有要追赶的意思，走就走吧。

上学后不久我就与男孩们玩在了一起，互相谈论着动画片，交换着漫画书、贴纸和玩具。最流行的除了《圣斗士星矢》和《七龙珠》外，还有一套印刷精美的叫做《恐龙世界》的彩色杂志，其昂贵的价格使得到它的孩子并不多，而每一本都会成为男孩们关注的焦点。有次吹牛说我家里有一本，有不相信的孩子跑来验证，我一边装模作样的在抽屉里找寻着一边问爸爸看没看到那本《恐龙世界》，爸爸先是沉默了一会，而后看到尴尬的我淡定地说：“不是放在奶奶家没有拿回来吗。”也曾借到一本全彩页的《七龙珠》，每一页都像封面一样华丽诱人，让人爱不释手，借给我这本书的那孩子来要时，看到被翻烂的像煎饼一样皱皱巴巴的书时，决定不要了。

每到星期五，学校会提前一节课放学，由于第二天又是周末，所以厂里的孩子们喜欢步行回家，我们打打闹闹地走着，一点也不觉得累，或者说累也是快乐的一部分。沿途路过商场都会进去看看里面的玩具；路过书摊会看看漫画；路过游戏机室，高年级的孩子会去里面玩一会儿，而低年级的孩子只有在一旁边看边羡慕的份，每个人都期待着星期五的到来。

在一年级第一节美术课上，一位穿着墨绿色绣花长裙的美术老师，挑染了时髦的深褐色卷发，小而圆的脸型肤色白皙，擦着口红的小嘴和俏皮的小鼻子，大大的眼睛上面顶着一双短而浓密的眉毛，老成的声音却带点可爱。她让同学们画讲桌上的一只花瓶，画完之后上交。放学后我被漂亮的美术老师叫到办公室，她夸我画的很有天赋，问有没有兴趣加入美术小组，从此课余时间多了背着画夹拿着画板去画画的内容。而爸爸则会把我画的画贴在靠近门口的一面墙上，有人来家里都会表扬一番。我喜欢画画，并且有着不错的天赋，这能够享受到更多画画带来的乐趣。对画画的喜欢源于对卡通和漫画的喜爱，喜欢画漫画人物，画他们的肢体、五官、头发和服饰，而且特别喜欢画破碎毁坏的铠甲和建筑，这让我感受到创造力和破坏力的乐趣。

星期一的升旗仪式有个意外，我画的画在全国得了奖，升旗仪式时要在全校师生面前点名表扬，这一点也不激动，或许很激动只是现在完全记不得了，甚至不知道是哪张画得了奖。只记得那天很冷，直挺挺地站在国旗下和被冻僵的双手。从那以后，画画得奖成了经常的事，甚至后来不画了，老师还拿我以前的画去参赛一样得奖。也有些比赛去参加就有奖可拿，有次翻看获奖作品的画册时，发现与

我排名并列的是一幅精美的国画，再看看我那有点儿弱智的彩笔画，好像明白了点什么，是的，这幅国画一定是老师代画的，这种年龄的小孩是画不出来的。

毫无疑问，那时的我是个爱干净，有些害羞且招人喜爱的漂亮男孩。去伙伴家里玩会不好意思离开，觉得人家对我这么好，怎么能在你们家玩够了而要离开呢？虽然确实觉得在你这没什么意思，好多次都是被父母叫回家。这对我来说是种解脱，但父母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我喜欢在别人家呆着而不愿意回家。我也不喜欢出风头，伙伴们在一起玩游戏机，我会静静地在旁边看着，他们会想起我，并主动把手柄交给我玩，而我要么推辞说不会玩，要么随便玩两把匆忙交还给别人，或许是为了一种没有责任且不受关注的轻松感。

最好的朋友叫力醒，不管任何时候他都在身边，只要想到他，他就会出现在任何选择我都会征求他的意见，他总能给予答复，他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他知道我的一切，正如我也知道他的一切那样。但他总处在黑暗之中，是我幻想出来的朋友，每当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想说点什么或做点什么的时候，就会想到他。有天我决定用最快意识到的两个字为他起名，就有了这个瘪嘴的名字。家长们曾问孩子们要不要再给你们生个弟弟或者妹妹，有的孩子回

答：那我就杀了他；有的孩子回答：那我就离家出走。在最初记忆的画面里，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女婴，被按在乌黑冰凉的大水缸里窒息而死，那时每每想到这个画面，就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快感，仿佛是我亲手把女婴按到了水缸里。

所有人都叫我小画家，加之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和漂亮可人的外表，我的童年几乎就是在赞誉声中成长，大人们都说这孩子有出息，伙伴们也喜欢我，到哪儿都能够找到伙伴，到哪儿伙伴们都能够找到我，从来没有敌人。用金宝的一句话说是：一开始不知道你从哪儿冒出来的，后来都跟着你玩啦。我从哪儿冒出来的，常常也这样问自己，总是一刀斩断过去，而又在另一个地方突然冒出来。

金宝是我的好朋友，肥胖的身材和雪白的皮肤让他看起来憨态可掬，细长的眉毛下面有一双写着真诚的大眼睛，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鼻子和淡淡的嘴唇显得特别干净，略长的寸头有种胖子特有的味道。在等校车时，我喜欢写家庭作业，而他总是在看旁边小放映厅贴出的色情电影海报；骑马打仗时总是他背着我，而丢沙包时我却最喜欢对准他。在校车上金宝也经常与我坐在一起，他喜欢指着车窗外，告诉我路上行驶的分别是哪个牌子的汽车，而我对车显然不感兴趣，总是看着窗外享受发呆的舒适。

第一章

— 011 —

周末时我会去金宝家玩玩具兵，而他也会来我家打游戏机。我们一起度过了很多美好的时光，但难以忘记的却是一次争执，出于什么原因已不记得，只记得那是在马路旁等校车时，金宝有点小气愤地指着我说：“你是狗”，我瞥了一眼金宝说：“你不如狗。”他再次指着我说：“你是猪。”我不屑地说：“你不如猪。”他愣了一下问：“我为什么不如猪？”我很肯定地回答：“因为你不如我。”他无言以对。

也曾在很长的一段日子里，完全不自觉且没有愧疚感的不断挖苦和嘲讽另一位好朋友启亮，直到有次金宝的反驳才使我注意到自己的过分，从此改变了对启亮的态度。启亮有着消瘦的身材和大大的脑袋，一头短而服帖的头发永远乱糟糟的，大大的眼睛和几乎看不见的眉毛非常可爱，鼻子里永远塞着黄色的鼻屎，单薄的嘴唇和透白的皮肤越加显得病态。印象里，启亮总是因生病而请假，而且有过多莫明奇妙的骨折。他从来没有对我恶劣的言行进行过回击，一直默默地承受着。现在看来只有受虐狂才喜欢这些，也或许是因为他借去而一直没有归还我的三合一游戏卡带。

回忆那段光阴，先是像吃了一颗柔软的海绵糖，而后记忆渐渐清晰——在迫不及待要穿短裤的春天，潮湿的泥

土地上传来玻璃球碰撞的声音；在夹杂着汽水和冰棍味道的夏天，随着四驱车嗡嗡的马达声奔跑；在烦恼于白天越来越短而黑夜越来越长的秋天，谁又弄坏了谁的变形金刚；在窗户外结满冰花、屋檐上挂满冰溜的冬天，抬头寻找着北斗七星。那些美好的春天、夏天、秋天还有冬天，美好到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而现在的我就像一个旁观者，一直看着……

第二章

三年级时，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这意味着如果红领巾没有戴、戴得不正规或是弄脏了，就会被在校门口负责检查的队长们记下并扣分，外加不让进校门，烈士鲜血染红的红旗一角配上有着纯白色短袖衬衫和天蓝色短裤的夏季校服，显得既干净又有活力，还有见了老师要先敬少先队队礼。

成为少先队员后的我很快就暗恋上了一位女少先队员，她有着白皙的皮肤，瘦小的身材，齐肩的短发，可爱又不失干练，瓜子脸带着婴儿肥，甜蜜的樱桃小嘴上面有只精致的小鼻子，大而明亮的眼睛平静而又灵动，淡淡的眉毛带着清洁感，文静而又大气的性格，敬礼时动作干净而又轻盈，甜美的笑容可以感染最冷酷严厉的老师，我常常坐在后排看着她那嫩白的手臂幻想着亲一口。当我们交谈时，可以感觉到彼此之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胸前永远干净整洁的红领巾，但也仅此而已。

不好意思提起第一个向我表白的女生玉莹，并不是她不好，虽然在我看来并不算美丽，胖胖的身体和白白的肤色略显臃肿，弯弯的眉毛和圆圆的眼睛带点小笨，长长的鼻子和撅起的嘴唇显得不太公整，还有两个深深的酒窝。是因为我曾伤害过她，这是后悔又内疚的童年记忆之一，缘于可爱的同桌笑。

笑和玉莹是好姐妹，经常一起上下学。有天课上，笑小声对我说：“玉莹让我帮她带个话，她说喜欢你，问你喜欢她吗？”我的第一反应是这女孩早恋啊，早恋是要影响学习的。我略带排斥而又利落地说：“不喜欢。”过了不久，我收到了玉莹的纸条，上面写着：我喜欢你。从那以后，笑经常拉着玉莹到我身边来说话，我说话时玉莹总是笑，一种傻傻的、美美的笑。在体育课上我们三个一起踢毽子、跳皮筋，这会让玉莹非常开心，她总是挂着同样的笑容看着我。有次班里投票选班长，让人意外的是居然有我的一票，班主任认为是我自己投给的自己，这让人很尴尬，后来笑告诉我，是玉莹投给我的，真是个讨厌鬼。

投票的事还让我得罪了坐在前排的前任班长，其实投给谁都无所谓，认为当班干部是种负担，我不喜欢管别人，不喜欢约束别人，也不喜欢被自己的职位所约束，更加无法体会别人对权力的向往。在笑的怂恿下，我没有投

给前任班长，笑觉得他太霸道。他落选后一直对我有意见，我上课时喜欢画画，自他落选后就用副班长的身份禁止我画画，有次我画的画还被他撕了，不过后来他向我道歉了。这些都没什么，只是非常心疼那张画的不错的画。

玉莹是个乖孩子，虽然感觉她有些傻傻的，但并不让我反感，而且经常在一起玩，就像是随身带着的一瓶白开水。有天课上，笑带着喜庆的表情对我说：“玉莹说你也喜欢她，你亲口告诉她的，好多人都知道了。”听到这，有种被诬陷的感觉，非常生气，转身看到坐在后面隔了两排玉莹，她也在看我，还是挂着一样的笑容，而我用口型狠狠地对她说道：“混蛋”，玉莹低下了头。笑带着惊讶而又窃喜的表情说：“你怎么能骂人呢，当什么真啊。”而我继续生着闷气。

从那之后，我和玉莹就彼此保持着沉默，仿佛对方已不存在。在喧闹的课下，偶尔会带着内疚的眼神看她，她是个脆弱的女孩，能在她的眼睛里看到害怕和不知所措。

不知过了多久，在一节体育课上，足球飞到了独自一个人跑圈的玉莹身上，而我正跑过去捡球。玉莹蹲在地上带着很疼的样子，她看到我又笑了，带着和从前一样的笑容，吃力地站起来把球递给了我，看着她落单的背影一瘸一拐的走进灰色的空气里，心里想：真是个讨厌鬼。